

庄廟祭祀活動與 地方感的呈現

—以溪州鄉成功村國姓宮為例

圖文：鄭雅心^{*}



—摘要—

近十幾年來，台灣由於急速的工業化及全球化，科技高度發展的背後是一連串農業社會的衰微和崩解，所衍生的社會問題不在少數。生長於農村中新的一代，受到傳媒及資訊的影響，對於生長地方所根植的意義，表現出的態度是冷淡且疏離。因此本研究希冀藉由共同的庄廟祭祀活動來探討地方感，重新建構地方的記憶與事件，並呈現地方村民的生活經驗與地方的價值。

研究範圍位於彰化縣溪州鄉成功村的主要聚落成功區內，以該聚落中主要廟宇國姓宮為例，藉由祭祀活動的進行來探討該庄廟在地方中所展現的影響及與村民透過庄廟所形成的地方感。

壹、前言

台灣人的民間信仰由來以久，大大小小的廟宇林立在各個鄉鎮村落裡，一村一廟或一村數廟的情形俯拾皆是，可見台灣的民間信仰與人民的日常生活有密切的關係。

位於彰化縣溪州鄉成功村的國姓宮，廟中供奉主神為開台聖王，也就是國姓爺鄭成功。設廟歷史悠久，因此在村中流傳著許多關於國姓爺的神話故事。設廟時間，據村中耆老轉述約為清末，真實設立年代因無確切史料可查，所以無法下定論。而設立的地點成功村，古名「下霸庄」，早期為一移民聚落，沿濁水溪下游開墾土地，祖先大都從福建省漳州、泉州移民而來，村中大部份居民姓氏為鄭姓，從先民移居開墾土地至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

* 鄭雅心 現任職於桃園縣文化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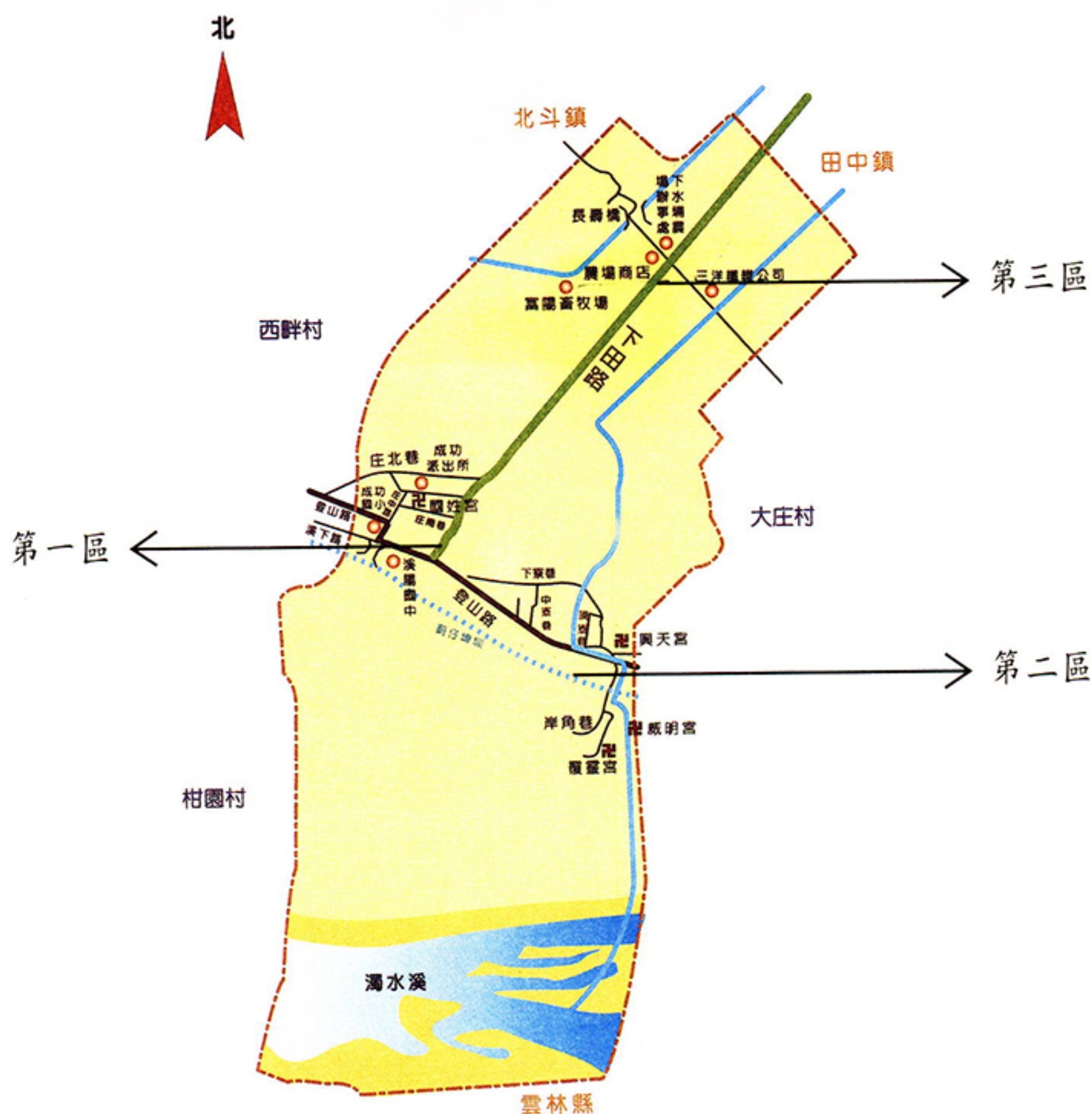
成功村從古至今居民生活皆以農業為主。農業社會裡，生活簡單，村民們每日為生活而忙碌，庄廟便成了村民精神寄託及信仰的所在。每逢各種祭祀活動，常見村民扶老攜幼全家大小一起共同參與，因此祭祀活動成了凝聚村中居民情感的動力來源。

每逢村中有好收成或今年全家大小順利平安時，村民們總是感謝國姓爺的保佑，"攏是國姓爺保庇"真實地呈現地方村民對國姓爺百年來虔誠的尊敬與信仰。

近十幾年來，台灣由於急速的工業化及全球化，科技高度發展的背後是一連串農業社會的衰微和崩解，所衍生的社會問題不在少數。生長於農村中新的一代，受到傳媒及資訊的影響，對於生長地方所根植的意義，表現出的態度是冷淡且疏離。因此本研究希冀藉由共同的庄廟祭祀活動來探討地方感，重新建構地方的記憶與事件，並呈現地方村民的生活經驗與地方的價值。

貳、研究的區域範圍

依據溪州鄉公所九十二年所編印的《溪州鄉為民服務手冊》中指出目前成功村總人口數約為2,444人(民國九十一年底統計)，戶數為605戶，整村分為15鄰。參考成功村行政區域圖(一)，可依其聚集程度，將其概分為三個小聚落，依次為第一區：成功區(8鄰-13鄰)，第二區：頂寮巷、中寮巷、下寮巷、(第1鄰至第7鄰)，和與之以荖仔埤圳為區隔的岸角巷(第十五鄰)，第三區：農場商店附近(第14鄰)。



圖一：成功村行政區域圖

其中以成功區所居住人口最多，有商店街、派出所及學校，地點適中，為成功村的中心地帶。三個聚落區中，各自有屬於該聚落居民的庄廟，但廟中供奉的主神卻不盡相同。有屬於該聚落居民的祭祀活動，其活動儀式的舉辦與進行，也是各自獨立不受行政區域的限制。雖在行政範圍上屬於同一村，但卻有不同的庄廟，形成了聚落性的祭祀圈。

三個聚落區所屬廟宇分述如下：成功區廟宇為國姓宮，供奉主神為開臺聖王鄭成功。頂寮巷主要廟宇為興天宮，供奉主神為玄天上帝，而同屬聚落的中寮巷與下寮巷則無主要供奉廟宇，亦無參與頂寮巷興天宮的祭祀活動。以

荊仔埤圳為界的岸角巷則有二座廟宇，分別為覆靈宮，供奉主神為關公，另一座則為私人所建的廟宇。而農場商店附近則無主廟，僅有一座私人所設立的廟宇。

屬於鄉村聚落的成功村，人口並不算多，但分佈的廟宇卻有五、六座之多，尚不包括土地公廟，由此可見對神明的崇拜及信仰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佔了極重要的部份。

本次研究的範圍是以成功區為主，但調查的對象不包括私人所設的私廟，國姓宮為本聚落區居民共同祭祀的主廟，也是居民平時休閒活動聚會的場所。該區目前人口約為一千三百多人，以鄭姓人居多，因此本研究將依此探討該區居民藉由參與庄廟祭祀活動所凝聚及展現的地方感。

參、研究目的

本研究是希望透過本地人對地方的觀察來探討祭祀活動與地方感的建構，雖然庄廟－國姓宮建廟歷史已久；但其所流傳下來的祭祀活動卻未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而消失或沒落。庄廟每年仍有固定的祭祀活動，村民們熟悉每個祭祀的節日、時間與禮節。地方上的庄廟形成固定性的中心信仰，神聖的空間也因而轉變成為地方的一部份，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並與其構成了互動的過程。

基於以上所述，擬出了下列的研究目的：

- (一) 建立國姓宮的歷史沿革、祭祀神明與地方關係、組織運作、祭祀時間與活動。
- (二) 探討成功村歷史發展，及早期移民的組成與開墾。
- (三) 從祭祀圈的觀念來探討該庄廟在地方上所佔的地位及影響。

庄廟祭祀活動與地方感的呈現——以溪州鄉成功村國姓宮為例

(四) 透過祭祀活動的進行與相關的地方經驗和傳說，研究該庄廟與地方居民的互動過程與地方感的形成及凝聚。

肆、研究方法

採用文獻調查法、田野參與式觀察、及民間訪談，圖表蒐集方面，首先將先著手蒐集有關村落之相關位置圖，如溪州鄉行政區域圖、成功村行政區域圖。

民間訪談方面，訪問當地耆老或相關人士，以訪談的方式詢問有關國姓宮的歷史沿革及地方發展，並於訪談時將其口述資料錄音並做成文字記錄，將之分類整理，以利其後之寫作報告。

伍、祭祀活動與地方感相關研究文獻研究

由上述得知本研究的範圍並非鎖定在整個村落所有庄廟的祭祀活動，而是僅就成功村中人數最大的聚落成功區做為祭祀活動與地方感的研究。因此本文首先將對聚落性的祭祀圈與地方感兩者之間做相關文獻回顧。

一、祭祀活動與祭祀圈的研究

對於祭祀活動與祭祀圈，涂爾幹曾提出相關的研究：「真正的宗教信仰永遠為一個確定的群體所共有，這個群體習慣於參加並實行與它有關的禮儀。這些信仰不僅被該群體所有成員以個人的身份接受，而且還是集體的事情，與

群體融為一體。」¹文中提出的「禮儀」指的是對自然萬物或對神靈的崇拜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或祭祀的儀式與活動。對祖先崇拜與神靈信仰的具體行為「祭祀」，祭祀乃成為人與祖先及神靈溝通而建立關係網絡的主要方式。²因此村廟藉由祭祀活動的舉行，如賞兵犒將、迎神、神明繞境、及各式廟會晚會或活動，拉近了村民與神靈的距離，使其生活和心靈得到慰藉。

「群體」的概念則隱含在祭祀圈的定義裡，最早將祭祀圈的概念用來探討台灣祭祀圈的是日本學者岡田謙，他指出祭祀圈為「共同奉祀一主祭神的民眾所居住的地域。」³，許嘉明將其定義為：「祭祀圈是一個以主祭神為中心，信徒共同舉行祭祀所屬的地域單位。其成員則以主祭神名義下之財產所屬的地域範圍內之住民為限。」⁴另外林美容則為祭祀圈提出了六項指標⁵，成為作為界定祭祀圈的重要指標，分別是：

- (一)、建廟或修廟居民共同出資
- (二)、有收丁錢或募捐
- (三)、有頭家爐主
- (四)、有演公戲
- (五)、有巡境
- (六)、有其他共同的祭祀活動

六項指標中只要滿足一個以上即可稱為祭祀圈成立。對祭祀圈的規模，林美容將其分為四個層級，分別為聚落性祭祀圈、村落性祭祀圈、超村落祭祀

1 E.涂爾幹著，林宗錦、彭守義翻譯，《宗教生活的初級形式》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1992.12，P43

2 陳胤霖著，《台南市安南區傳統村落祭祀空間之研究》，成大建研所碩論，2001.01

3 岡田謙著，〈臺灣北部村落之祭祀圈〉，民族學研究，第四卷第一期，1938年，P3

4 許嘉明著，〈祭祀圈之於居臺漢人社會的獨特性〉，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十一卷第六期，1978.06，p62

5 林美容著，《人類學與台灣》，台北縣，稻鄉出版社，1989.08，P67

庄廟祭祀活動與地方感的呈現——以溪州鄉成功村國姓宮為例

圈、及全鎮性祭祀圈。在此林美容將聚落定義為人群聚居的最小單位。⁶ 因此每個村落的規模大小不一，可能一個村落中包含了二個以上的聚落，各有其代表的庄廟(或村廟)，廟的規模一定，有正式的祭祀組織與祭祀活動，形成了一個以上的聚落性祭祀圈。

本研究在設定研究範圍的過程，本想以具有代表全村共同信仰的村廟祭祀活動藉以來探討整個村落的祭祀圈及地方感的形成與凝聚，但卻發現同一個村落中有三個以上的祭祀圈，而各個祭祀圈的祭祀活動卻少有相關連性。另外在思考的過程中，發現祭祀圈的形成與觀念可藉由對祭祀圈的規模與階層來做分析及了解(林美容，民78)，或透過對祭祀圈下定義的方式來說明(施振名，1973)，這些雖然能夠顯現出地方的社會形成與社會組織，但卻較少觸及到祭祀圈中居民透過參與祭祀活動所形成的互動關係，而村(庄)廟之相對於居民或相對於地方，也應有其重要性及影響力，但該如何表達呢？對此我藉由居民的地方感及祭祀經驗來呈現，透由居民對地方的關懷參與(如祭祀活動、或社區活動)，從而去發掘地方的不同的意義與價值。

從調查訪談的過程中，發現同一個祭祀圈中的居民對本身的聚落或在地庄廟所屬的地方具有強烈的群體與地方意識，相較於其他同村的庄廟祭祀活動則顯得冷淡，無積極的參與感，只有在聯莊的廟會活動時會提供相關的人力支援。因此將本研究區域作了修正：將成功區祭祀圈從村落祭祀圈中區隔開來，藉以觀察聚落中庄廟的祭祀活動和居民的相互關連性。

二、地方感相關研究

地方是一個特殊的物體，它並非像一般有價值的物品般，可以隨意攜帶或

6 林美容著，《人類學與台灣》，台北縣，稻鄉出版社，1989.08，P71～72

搬動；但卻可以是一個“價值的凝聚”，乃人類居停的“所在”。⁷ 一定曾有人問過這樣的問題：「你從哪裡來？」、「你的家鄉在哪裡？」，此類的對話可顯示我們對地方的認知與印象，而「地方」可以透過許多方式來呈現，如地方的傳統文化、產業、宗教信仰、或地方上的經驗、記憶、或景觀，它企圖透過人們的情緒、感覺、視野和生活呈現。而生長在地方，參與在其中的群體，對地方所產生的歸屬感或認同感，即稱為地方感(sense of place)。

地方感的展開，由深入地方特性(identity of place)開始，它應是存在地方之中，由許多的微小但必要的因素無形或特意被塑造所構成。它可能是地方的一個自然景觀、一棟舊建築、一棵老樹、一則傳說、一種技藝、一段村落歷史、一群老人、一種特有的文化、一種產業、一種祭祀活動，或地方意識。當你處在這個空間中，也許你無法真實感覺得到，但你總能聞到家鄉裡的稻香、花香或聽到從村廟廣播器中傳來你熟悉的廟會音樂。你總是能感覺到地方實質地存在，因為這裡就是你的家。於是地方特性被呈現及發生在地方的各個角落，它具有某種程度的獨特性，地方感也由此而發展和積累，真實地呈現並被賦予意義；進而產生了地方認同(place identity)，而使地方被有意義地維繫建構及形塑(place making)。

Wolf在其《鄉民社會》一書中曾提及：「我們在鄉民社區中發現各種儀式，這些儀式將人視為社區的一員，也支持社區的共同社會秩序，掃除混亂，並恢復社區的整合。」他另指出：「在各種儀式中，世界各地的鄉民慶祝他們相互依賴的一體感，並肯定相互依賴的價值。」⁸ 上述中Wolf提出了儀式或祭祀活動與地方鄉民的關係，他提到了在儀式過程中，群眾會因對活動的參與而產生一體感，也就是一種集體意識的再表現，社區或地方也在過程中重新

7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國立編譯館出版，1997，民 P10

8 Eric R.Wolf 著，張恭啟譯，《鄉民社會》，巨流出版社印行，1983.10，P126 - 127

的再整合。同樣地，在台灣農業社會裡，廟宇的節慶與祭祀活動佔其日常生活中極重要的地位，透過祭祀活動的進行，村民可表達對神明的崇敬並祈求神明的幫助與祝福，可藉此獲得心靈上的撫慰。另一方面由於活動的本身即是群體的參與，村民們準備各式祭品至廟中參拜，等待儀式完成的過程中，即是村民們聯絡感情、交換生活經驗的空閒時間。他們大都肯定祭祀活動的舉辦，認為藉由對神明的供奉，可聯繫村民的向心力及情感，並對地方上的人們產生某種程度的社會規範與地方認同。此時地方感便經由地方上人民日常生活的互動與經驗所呈現，在其建構的過程中深受社會意義及地方信仰與祭祀活動的影響。

陸、成功村國姓宮

一、國姓宮的由來

(一)、國姓宮所在地成功村

現今成功村(古時稱下壩庄)村民居住之地為濁水溪沿岸，當時濁水溪附近較無人居住，有鄭姓先祖由大陸福建省同安縣移民至此開墾生活，先民們選擇濁水溪附近地勢較高之地居住而形成聚落(庄頭)；古時下壩庄前後皆有濁水溪經過，濁水溪河道十分寬廣，濁水溪的溪流由山上流下，時常挾帶大量的泥沙淤積於溪底，先民們便選擇濁水溪溪底較肥沃的土地種植白蕃薯及稻米維生。

過去氣候資訊的傳達不如現今的方便可事先預測，每當有強烈颱風或大雨侵襲時，常造成溪流暴漲，土地流失，連剛要收成的農作物也一併沖毀，「靠天吃飯」大概也是意指如此無奈的心境吧。直至日治時期，居民在沿岸用

石頭築壩引濁水溪之水改道流向大海，至此居民的生活便少有水患侵襲，也就依此而安定居住於此。

沿岸的土地經過百年的改道冲刷淤積，土壤非常肥沃，非常適合種植稻米和紅甘蔗，也因其優良的耕種生產條件，在日治時期，即吸引林本源糖廠將製糖廠設置於溪州，並獎勵農民改種植紅甘蔗。下壩庄也就成為供應糖廠原料－紅甘蔗的產地之一。當時在下壩地區即設有土地廣達好幾百公頃的下壩農場及方便運輸甘蔗的糖廠火車鐵軌。如今的成功村，並無太大的改變，居民們仍是以務農為主，受資訊及鄰近都市的影響，生活水平提高甚多；但同樣地也面臨著許多依工業化及資訊化所衍生的農村問題，如人口外流、農村子女教育問題、農民生產獲利減少、等。值得慶幸的是，在這裡沒有都市令人煩惱的污染、噪音及交通問題，地方上的景觀鮮有改變，多的是農舍改建為樓房。不變的是仍然保留農業社會裡和善互助的交流網絡，及對神明祖先崇拜尊敬的信仰。

(二)、國姓宮歷史研革與組織

1. 國姓宮建立時間及歷史沿革：

國姓宮廟內供奉主神為開臺聖王鄭成功。起源於清領時期，先民們自大陸渡海移民至下壩庄開墾土地，本庄住民大部份姓氏為鄭姓，大都從福建省同安縣和南安縣移民而來，因地緣關係及對國姓爺的崇拜與懷念，本庄居民將國姓爺視為遠祖而建廟奉祀。⁹為了表達對國姓爺的思念與尊敬，由村民共同

⁹ 國姓爺為福建省南安縣人，在訪問過程中發現村民們將國姓爺視為遠祖，國姓宮之於他們有如同家廟的象徵意義，另外有些村民指出國姓爺的祖先為同安縣人，所以國姓爺也是同安縣人。在《鄭成功傳奇性的一生》一書中提到：先祖因世居河南光州固始縣，於唐熹宗時南遷入閩，而鄭成功的直嫡始祖鄭隱石遷往同安，後因旱災之故，才轉開基南安石井巡司，始發展成大族。請參閱何世忠、謝進炎編著，《鄭成功傳奇性的一生》，台南市：世峰出版社，2000，p49

出資雕刻國姓爺鄭成功神像並派村民前往竹山鎮沙東宮請回黑面國姓爺的香灰裝在神像中(分香)來奉祀，將國姓爺視為地方守護神，希冀保佑全庄頭居民平安順利。

國姓宮建立時間距今一百多年前，當時居民們生活經濟困難，無法出錢建廟，因此臨時於今國姓宮現址建一間竹篙屋來安置神像和供奉。據說國姓祖非常靈驗，每當颶風下雨時，皆會發出紅色光球來提醒老百姓注意。早先地方上的農作物有蟲害時，居民們便請國姓爺繞境出巡驅趕病蟲害，以便有好收成。距今約七十年前，有一強烈颶風來襲，國姓廟受到波及，毀壞的很嚴重，幾乎全倒。當時村民備受風災及水災之苦，無力將國姓廟重建，便將神像遷往當時村長鄭四蚶先生家中安置供奉。每逢祭祀節日，村民們往往會準備祭品至村長家中向國姓爺參拜。直到民國三十八年的夏天，由本地人鄭文能先生提供建廟木材，村民們則一起集資重建廟宇，也就是現今的國姓廟。之後於民國七十六年奉國姓爺交待將其廟名改為國姓宮。將來廟方計劃取得鄰近土地之後，再重新整建一座新的廟宇安置國姓爺及諸神明。¹⁰

2. 國姓宮的神明及傳說

國姓宮內供奉的主神為開臺聖王鄭成功，其他副祀的神明分別為玄天上帝、蘇府王爺、天上聖母、朱王爺、福德正神、三太子、及虎爺將軍，其中朱王爺的由來深具神話性。

朱王爺，綠臉。據說有一年的颶風天，村裡做大水(水災)，有許多樹木從山區裡被沖下來，其中便有一棵巨木發出“吼”、“吼”的聲音，叫聲很大，居民們循聲至河邊，見此景象皆嘖嘖稱奇，稱此為神跡。於是居民們便向樹木祈求將用其木材來雕刻神像，當將其木材撿起鋸好後，奇異的是，叫聲便停

10 此段為口述資料，由成功村國姓宮前主任委員鄭坤山先生(58歲)口述，將其資料整理如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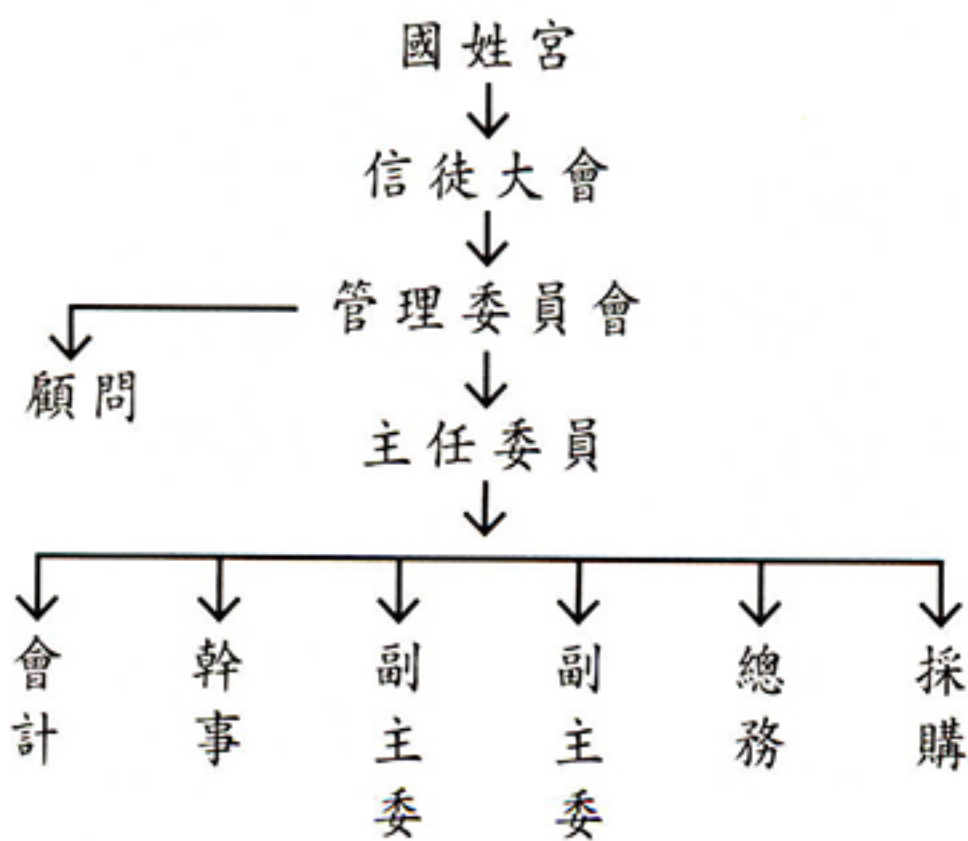
止。於是居民便用此樹之木材刻為一尊神像，即為現今國姓宮中的朱王爺。¹¹

另有一則國姓爺的傳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盟軍轟炸全台重要機關所在地，成功村因位於溪州糖廠附近的區域，因此也受波及；但當時的轟炸行動，下壩並未受到很大的損害，只有現今的成功國小裡曾有被機關槍掃過留下的彈孔，及下寮發現未爆彈之外，並無較大的災害傳出，因此居民們常傳此為國姓祖興旺顯靈，保佑村民不受戰爭傷害。¹²

3. 國姓宮的組織運作

早年時國姓宮無廟方專屬的委員會，都是由村民之間選出的爐主及各鄰頭家負責，當時每鄰選有一頭家，在年底“謝平安”祭祀活動時，依照丁口簿向各戶收取丁口錢，一男為一丁，女子則稱口，其丁口錢的收費計算是以口為丁之半為主。現則因時代進步，著重男女平等的觀念，計算方式改為丁口收費相同，各頭家依丁口簿收費一丁或一口為兩百元，藉此用以舉辦廟會及祭祀活動，感謝國姓爺保佑，使今年收成好、六畜興旺。

直到距今約二十五年前，國姓宮才有第一屆委員會組織的形成，將廟務管理、及祭祀活動的舉辦交由管理委員會負責。廟方現有組織型態圖(二)如下：



圖(二) 國姓宮組織圖

11 口述資料，由村中耆老鄭茂生先生(67歲)口述國姓宮傳說

12 同註11

國姓宮祭祀圈範圍原本有八鄰，包括成功聚落六鄰及鄰近柑園村的第一鄰與第二鄰，今年(民九十二年)柑園村第二鄰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庄廟，所以已退出此祭祀圈內¹³。目前整個祭祀圈共有七鄰，管理委員會組織的形成則是在國姓宮前的祭壇前，擲筊選出廟方委員。每鄰選有三位委員，七鄰則產生二十一位委員，從中再經投票或民意表決的方法選出一位主任委員、二位副主任委員、一位幹事、一位總務、一位會計、一位採購(負責採買祭祀時所需水果及用品)，總共有六位幹部，另也聘請顧問來指導支持廟務的進行。三年一任皆為義務職，管理委員會代表七鄰的信徒來替國姓宮服務。¹⁴

另爐主的形式仍是一直存在的，在每年謝平安祭祀活動後於廟方祭壇前，擲筊選出下一年的爐主人選，同時又擲筊，每鄰選有一頭家(代表人)，爐主則是國姓宮七鄰居民的代表人。

國姓宮的基金是由村內的善男信女樂捐，很多是由謝平安時，由爐主向各個村民收取丁錢而來。待祭祀活動之後，如有多餘的錢，便成了廟基金的一部份。平時村民至廟裡朝拜或祈願時的捐獻或進香時香客所添加的香油錢等都會成為廟基金的一部份。

4. 國姓宮的祭祀活動

國姓宮的祭祀活動從百年前即流傳至今，固定的祭祀活動是在農曆的初一、十五，村民必至廟前廣場進行犒賞兵將的祭拜活動。其它並有依時節的不同，所進行的祭祀活動。下列則將國姓宮全年祭祀活動製成表格(一)以利說明：(日期以農曆為主)

13 而同屬於祭祀圈內的柑園村第一鄰，則因地緣關係(距成功區較近)，所以至今村民的祭祀仍舊是以國姓宮的祭祀活動為主。

14 同註10

表（一）國姓宮全年祭祀活動表

日期	節 日	祭 祀 活 動	慶 祝 晚 會
1/1	農曆過年農曆過年	家家戶戶至廟中參拜，祈求有個平安的好年。	不做戲。
1/15	元宵節	家家戶戶至廟中參拜。	委員會發動慶祝元宵晚會，讓信徒可以上台唱歌，舉辦摸彩抽獎，或猜燈謎拿獎品活動，意在保存發揚民俗節慶的精神
2/2	土地公頭牙	村民準備牲禮，請土地公在新的一年保佑全村平安，五穀豐收，生意人可以生意興隆。	無
3/3	玄天上帝聖誕 / 三日節(掃墓)	準備牲禮水果，全村恭祝帝王公生日。另三月三日為本村掃墓節，祭拜祖先的日子。	無
3/23	天上聖母聖誕	向天上聖母祝壽。	無
4/11	蘇府王爺生日	向蘇府王爺生日祝壽。	無
6/12	國姓宮朱王爺生日	向朱王爺生日祝壽。	無
7/13	國姓宮國姓爺聖誕為7/14，但本村村民奉國姓爺指示於每年7/13日舉行祭祀	有交陪的各庄廟會派各宮的主任委員、誦經團前來慶祝。本宮會準備壽糕、壽桃、壽麵，舉辦祝壽典禮。由委員會幹部及各宮代表幹部一起向國姓爺祝壽。之後與各宮代表一起在廟中會餐	舉辦慶祝活動，做戲，誦經。
8/15	中秋節 / 土地公生日	家家戶戶準備各式牲禮向廟中土地公祝壽，地方上的土地廟也要祭拜。	無，因考量各家大部份都有準備烤肉活動。
9/9	國姓宮三太子元帥生日 / 重陽節	向三太子祝壽。	無
10月或11月	收割完後的農閒時間	舉辦謝平安，家家戶戶宴請親戚朋友，但自從九二一之後，已停辦宴客的活動，現只有拜平安。	有做戲(歌仔戲，布袋戲)。
不一定	每年由廟方選定時間，同一告知村民	每年舉辦進香活動，由於國姓宮的國姓爺是由竹山鎮沙東宮的國姓爺身上分火(雕刻神像時即由村民前往竹山鎮沙東宮請回黑面國姓爺的香火或香灰裝在神像中是為分火)而來，所以每年會舉辦進香活動，讓國姓爺可以回到沙東宮讓其與其他神明會面，是為謁(祭)祖進香	進香回來後在廟前廣場會準備宴席，給進香的村民使用，晚上則有戲班等廟會演出

庄廟祭祀活動與地方感的呈現——以溪州鄉成功村國姓宮為例

柒、地方感的呈現

對於地方而言，它可能是你出生的地方、成長的記憶、移民或旅行的地方。地方不只是居住的地方，它也提供一個休息停留的所在。而出生成長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家鄉。在此我們可以透過各種的想像去描繪家鄉，那就是一種地方感，源自於地方的本體。

成功村早期是一個由移民所組成的社會。從過去到現在，最明顯的改變便是村落經濟及教育水平的提升，大幅度地改善了居民的生活。但伴隨著農村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疏離感，逐漸在農村裡發酵。觀察本村的情形發現整個村落的本質並無太大的變化，仍是個以農為主的社會。人口數不多，大多數的村民居住在此已數十年，但年輕的下一代或迫於環境或基於謀生，外移的人口漸漸增多。對此現象較年長的村民們多表示很無奈，認為這是地方(鄉下)的命運。在人際關係方面，多認為以前的地方較有人情味，現在則是較自私冷漠。

因此發現由於社會變遷所產生的疏離感會影響村民對地方的認同與對地方價值的質疑，若能歸本溯源以地方的親切經驗出發，重新檢視對地方的依附與地方感，將有助於地方的再建構。地方的親切經驗以庄廟的祭祀活動最為有一致性，因此以下將藉由祭祀活動呈現地方感。

本庄廟的祭祀活動中，明顯的發現一點就是本村參與祭祀活動的村民平均年齡為40歲以上。祭拜時多由家中婦女準備祭品自家裡提至廟中祭拜，少部份為新嫁入本村的外籍婦女。距離較遠者，則使用腳踏車或摩托車運送。而村中男人此時大多趁著天色未暗在田裡繼續耕作，較少參加日常的祭祀。他們大多以參與村廟大小事務為主，如廟方需要人力時也多會前來幫忙。

由於庄廟位於成功聚落的中心，本地村民的生活作息與庄廟息息相關。除了在祭祀方面，庄廟同時也是村民集會的場所並負有將村中事務傳達的功能

。在聚落的四周裡，設由廣播器，由庄廟負責發送，因此村長或相關人員可藉由廣播器將訊息告知村民。廟埕則是村民平時休閒遊憩與聯絡感情的場所，也是舉行村中晚會的地方。庄廟的本身原為神聖的空間，但是透過地方村民的參與和互動，逐漸轉化成為地方的一部份，並融入地方居民生活之中。

以下即是以該庄廟的多面向功能與村民的訪談資料來交叉討論地方感的形成與凝聚，調查期間從是民國九十二年九月至十二月，訪問地點設定於廟埕及附近住家，訪問時間則為祭祀活動進行時或廟會活動的時間，另在此將參與研究的受訪員加以編號，編為A、B、C、、、以利說明。

一、庄廟為地方祭祀場所

庄廟(或村廟)在地方中最重要的功能當為祭祀，早年先祖們由大陸移民來台，因為旅程的艱難與危險，隨身即攜帶著信奉神明的香火渡台，因此對神明的信仰與尊敬從地方開墾建立即已開始。早年村民生活困頓，克勤克儉，但對地方廟宇的事務卻是全力支持。

★「古早時候的祭拜活動，如同現在，村中定期犒兵犒將，村民必懷誠心祭拜，有貢品的呈貢品，無貢品的則捻香祭拜。」(鄭女士，93歲) - A

★「平時不一定到廟裡來，但只要有祭祀活動一定要參加，就算工作很忙時，也會撥空來廟裡祭拜國姓爺。有時身體不好，也一定會在家中祭拜，時間一到，就會將祭品擺上桌，不會忘記。如果廟方因廟務需要或要建廟時，一定會捐錢給村廟，有錢就出錢，有力就會出力。如最近地方上的婦女，見廟中長久以來有活動時，總是需花錢從外地請誦經團來為國姓爺及諸神誦經，覺得會讓廟方花太多錢，於是就朋友找朋友組成誦經團，大家協調晚上空閒時間約8：00左右，一起至廟中練習，以便可以在祭祀活動時誦經，幫助廟會的進行，大家都認為這樣做很有意義。」(陳女

士，62歲) - B

★「村子裡大家都很尊敬國姓爺，國姓宮就像村民祖先的廟，如同家廟一般。」(鄭先生，60歲) - C

★「大家都覺得能替國姓爺服務是一件很好的事，神明交待的事，大家要歡喜去做，將廟務管理好，廟興旺，村也會興旺，國姓爺會保佑全村及村民都平安，國泰民安。」(鄭先生，58歲) - D

現今雖然本村的經濟生產來源仍以農業生產為主，但為了增加額外的收入有許多的家庭仍會同時再多兼一份工作，於是農村生態也逐漸轉型為以農工為主。生活作息的改變最明顯的影響是村中祭拜的人數相對的減少，雖是如此在村民心中對於廟方依照祭祀神明所舉辦的祭祀活動或是進香活動仍是希望可以盡量參加。

★「我家住廟旁，只要廟有祭祀活動一定會來參加，知道什麼時候該至廟裡祭拜，通常當天有祭祀活動時，廟方必會透過村裡的廣播器，告知村民，同時也會透過廣播器播放祭祀的音樂，就算村民在田裡或沒聽到廣播，也能知道祭祀的時間到了。不會參加進香活動，因需要照顧家中小孩，及整理家務，較無時間參加，但家中長輩會參加。村中進香大部份會參與，長輩們認為參加進香不僅可為家中保平安順利，而且也可讓其他鄉鎮的神明一起保佑我們地方，也可藉此聯繫村民的向心力及情感。」(林女士，49歲) - E

★「每年的進香都會參加，因為這是應該的，廟若興旺，地方也會旺。」 - (B)

★「覺得廟裡舉辦的進香活動是很有益的，可以促進與其他廟宇的交流。廟走得出去，才會與附近村落有互動，有需要時大家才會互相幫忙。我有

空也會參加進香，像去竹山的沙東宮進香，我就走了好幾次。如果平常廟在活動時，也會去關心或參加。由於住在廟附近，常發現初一、十五拜拜時，人數愈來愈少，老年人來的較多，少年人較少，可能是現代人生活較忙碌，或很多人在外工作，祭祀的時間上無法配合，才這樣的。但拜拜還是要持續下去，因為有拜拜才可求心安。」(鄭先生27歲) - F

★「村民的義務，就是初一、十五或平時常去敬拜地方的守護神，讓我們得到心靈的安慰。」 - D

庄廟做為村民祭祀的場所，可以充份地反應村落中生態及結構的轉變，庄廟的祭祀活動就如同一種社會功能的發揮，使得整個聚落或村莊的社會關係獲得維持及再延續。無形中已和村民的生活結合成一體，隨之互動和不斷的做修正。但實際上，其代表的意義仍不會有所改變。

二、庄廟為地方聚集和活動的場所

設立歷史較早的廟宇大多位於聚落的中心範圍或村民生活的重要據點，早期設立時可能只是個規模甚小的聚落或街道，隨時間的演變，當時的村庄或街道便沿著廟宇的四周而發展出一些與生活機能有關的商店，開始有了商業貿易的出現。例如馬公市天后宮附近的中央街是澎湖最早的聚落點，早在十八世紀即有商業市街發展而成。嘉義新港奉天宮附近的聚落開發極早，也是沿著廟宇而發展出市集。現今奉天宮的附近則已經是車水馬龍、人口、商業聚集之地。

由於庄廟(或村廟)的易聚集性，所以庄廟除了祭祀功能外，也是村民或居民集會的場所，和廟宇相連接形成一個整體的空地，我們通常稱為廟埕。廟埕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多樣化，它是擺放祭品的場所，也是村民休息遊憩的場所。本村庄廟也具有此種特性，許多與廟宇有關的活動例如野台戲、村民同樂

晚會的舉辦或一些商業活動例如早期盛行的江湖賣藥、或是日常用品的販賣都會選在廟埕內舉行。

- ★「不知道該如何形容，但冥冥之中就可感覺到，每當有祭祀活動時，大家會聚在一起，感覺村子很熱鬧，而且小孩子最喜歡，會很高興地在廟裡跑來跑去。我會參加廟方的祭祀或慶祝活動，也能讓神明感受到我們對它的虔誠與敬意，它也就會保佑我們全家平安。」- E
- ★「小時候對於廟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年尾“謝平安”的時候，整個村莊都很熱鬧，家家戶戶舉辦宴席宴請親朋好友，而廟方在當晚會舉辦晚會及活動，很多人準備祭品到廟裡來拜拜。白天則請布袋戲團或歌仔戲團做戲給神明看，跟現在比起來，以前廟會活動熱鬧多了。自從九二一地震之後，村裡已經幾年沒有辦宴席請客了，只有到廟裡祭拜而已。在謝平安時，整個村莊感覺較冷清了。」- F
- ★「通常會和先生一起參加，有時當兒子從外地回來時，也會全家人一起來參與。覺得參加活動很有趣，很高興，也能感染村中快樂的氣氛。而且國姓爺也會保佑我們全家人。最重要的是地方的廟會活動是地方上每個人應該也有義務參加支持。只要國姓宮興旺，地方神明有神靈，就會保庇地方平安，也就代表地方上也會順利興盛。」- B
- ★「記得以前小孩子喜歡到廟前的廣場嬉戲，老年人喜歡在樹下下棋打個小牌，那是趣味的性質啦！偶而會有居民在有空時三三兩兩一起坐在廟前的椅子上喝茶聊天，平常也會有父母親帶小孩來廟裡祭拜，請國姓爺保佑其考試或工作順利，或祈求小孩出外平安等。」- E

庄廟所具備的集會及活動功能對本村的村民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早年由於

物質生活的貧乏，村民所能擁有的娛樂並不多，最期盼的莫過於庄廟活動的舉行。庄廟活動的時間多與民間的節日相配合，如元宵節晚會、謝平安、等，那時必定家家戶戶，扶老攜幼前來一起慶賀節慶。

現在此項功能不減反增，由於傳播媒體的發達，村民接受資訊的來源也隨之多樣化，個別的精神生活獲得提升；但農村裡的生活依舊簡單平凡。單方面的精神滿足並不能拉回村民日益疏離的感情，所以每當有祭祀活動或晚會活動時，廟裡總成為村民們感情交流、溝通互動的場所。許多村民認為在此時才能感受到地方的存在及活力。而且廟方的活動多在週末或相關節日舉辦，許多離鄉在外的學子或年輕人會回鄉同聚參與。因此村民透過與庄廟活動的互動，也能增進親子之間感情，拉進彼此的距離。

三、庄廟為村民心靈寄託的場所

村民們常藉由庄廟相關的祭祀活動與儀式來呈現表達內心的情感與需求。他們的需求起源於基本的日常生活上，包括了食、衣、住、行。他們祈求神明，相信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若能得到神明的祝福或允諾，將可使事情或問題得到順利與完滿的解決。村民們相信神明時時在關心和觀察他們，因而不時地約束和規範自己的行為，以期使不犯神威、不褻瀆神明。

★「地方上的村民，大家都是有感情的，而且會找朋友一同前往祭拜，可藉由廟會活動聚在一起的機會，聯絡感情，坐在一起休息聊天。」- B

★「村廟對地方的影響很大，比如我們村的村民及生活都受到國姓爺庇佑，大家都平安，像下田路附近常常發生車禍，但一進到我們村子裡就非常平安。」- C

★「每個地方都有守護地方的守護神，來給予居民心靈的安慰，有守護神，

庄廟祭祀活動與地方感的呈現——以溪州鄉成功村國姓宮為例

村民不會變壞去偷去搶，我們有對神的信仰在，就不會去做壞事情。」 -

D

★「一間廟當然要有神明有乩童，人民才會聚集過來，因為沒有祭拜活動時，人民拜歸拜，還是會對是否有神靈，廟是否靈驗感到懷疑的。至於我對庄廟的感覺還好啦，我認為國姓廟在老一輩的心裡佔有極大的份量，而庄廟也是地方上的中心，其重要性比起村長還重要。庄廟是居住在此地的人們家家戶戶都會去祭拜的地方，而我們年輕人則是尊重老一輩的想法，去恭敬的祭拜，當然父母年老時或沒空時也會代替父母去廟裡祭拜。我認為這個觀念是東方與西方的不同，但崇拜信仰的活動是相同的，對我們而言拿著香祭拜神明是一種寄託。」 - F

因此庄廟的存在，對地方而言如同是一股穩定支持的力量，也是村民心靈寄託的場所。村民們無形中運用時間、記憶、及生活經驗將其建構並附予其穩定的力量及實質的意義，也使得庄廟得以年復一年深刻地鑲嵌在地方的每一個角落。

四、小結

綜合上述，我發現村民們已將認同庄廟的情感轉換為對地方的情感，他們認為只要是庄廟的事務就是自己的事務，所以他們願意為庄廟出錢又出力，他們也認為可以為庄廟服務是一種很快樂的事，如果庄廟興旺，地方也會興盛，他們的家人也因此可以獲得神明的祝福；另一方面如果參與祭祀活動的人太少時，村民們也會為地方及庄廟感到焦急憂慮，擔憂如果祭祀的人越來越少，庄廟將衰微，地方也會不存在。因此從對庄廟祭祀活動的分析中，我發覺村民已不自覺將「庄廟」融入成為認同「地方」的象徵，對於神明的崇拜及敬意已轉換融入成為地方意義的一部份，村民透過對祭祀活動的實質參與

，彼此分享勞務與情感，有了共通的經驗與關懷，地方在此被建構成為一個具有共同價值的意義體系，地方感由此而開展。

捌、結論與討論

台灣早期是由移民所組成的社會，先民們冒著生命的危險，橫渡有黑水溝之稱的台灣海峽來到台灣，胼手胝足地開墾台灣土地。靠天吃飯的生活非常困苦，唯一的心靈寄託便是對神明的崇拜，將遠從故鄉帶來的神明香火，放進一尊尊雕刻的神像中，延伸了人對於神明的感情及依賴，它們所呈現也是先民們敬天不畏艱險的生活記憶。

從早期的歷史發展中，不難發現地方廟宇與地方兩者之間深厚的關係，它不僅記錄了地方發展的歷史也顯現各個地方因信仰不同所形成的風俗習慣。在本研究中主要討論的為庄廟祭祀活動與村民地方感的形成，由於祭祀活動已成為村民生活的一部份，所以在本文中嘗試著透過村民的集體記憶與生活經驗去架構村民的地方感與地方價值。而庄廟的祭祀活動是由該聚落的成員共同參與進行，是對地方一種集體意識的行為表現。透過祭祀活動的進行，讓許多古老的記憶與習俗得以保存流傳。但不可避免的，隨著都市化的衝擊，屬於共同祭祀群體的成員在其共同意識方面也有了轉變。

文明的進步，使他們懷疑神明的是否真的存在？因而他們不再熱衷於祭祀活動。個人意識的高漲，偶而在村廟中會有爭執衝突發生，破壞村廟的和諧，如何從衝突中尋求平衡點及跨越障礙的動力，仍是值得研究觀察的方向。但最大的問題乃是對地方價值的存疑，使他們漸漸失去對地方的認同，進而漠不關心。因此發現地方價值並強化村民的地方感，才是地方可以延續並永續發展的重要方向。

～參考書目～

- ◎ E.涂爾幹著，林宗錦、彭守義翻譯
《宗教生活的初級形式》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1992.12 P.43
- ◎ Eric R.Wolf著，張恭啟譯
《鄉民社會》，巨流出版社印行，1983.10，P126 - 127
- ◎ 陳胤霖著
《台南市安南區傳統村落祭祀空間之研究》，成大建研所碩論，2001.01
- ◎ 許嘉明
〈祭祀圈之於居臺漢人社會的獨特性〉，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十一卷第六期，1978.
06，P62
- ◎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
《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國立編譯館出版，1997，P10
- ◎ 林美容著
《人類學與台灣》，台北縣，稻鄉出版社，1989.08，P67 - 72
- ◎ 岡田謙
〈臺灣北部村落之祭祀圈〉，民族學研究，第四卷第一期，1938，P3
- ◎ 何世忠、謝進炎編著
《鄭成功傳奇性的一生》，台南市：世峰出版社，2000，p49



圖（一）：國姓宮全貌



圖（二）：國姓宮辦公室



圖（三）：村民參與祭祀活動



圖（四）：拜天公和犒兵賞將



圖（五）：參與祭祀活動的多為四十歲以上的本村婦女



圖（六）：管理委員會人員在旁協助

